



随笔

夏日钓螃蟹

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三民族中学 陈格格

夏日炎炎,寻觅一抹清凉,我们驱车沿山路溯溪而行。山间林木繁茂,白云静卧山巅,行至河道拐弯处,便下车踏入山野。

这是一处鲜有人迹的地方,两座小山倾斜着往前方延伸开去,在道路的拐角汇成了这片宽敞的地带。爱人拨开齐腰的杂草开路,我牵着四岁女儿穿行其间,清冽溪流声萦绕耳畔,颇有“隔篁竹,闻水声”的感觉。

我们快步向前,一处椭圆形水潭赫然出现在眼前。上游溪水撞击山石,裹挟着浪花汇入潭中。午后大半阳光被山体遮挡,余下光影铺在水面,似丝绸般温润。我用脚尖轻触溪水,凉意瞬间漫遍全身。女儿迫不及待套上泳圈,欢快地跃入水中嬉戏。

忽然,女儿惊呼脚被螃蟹夹住。我循着女儿的指引,只见一只黑壳螃蟹迅速往石缝里钻去,这一幕勾起我儿时记忆。年少夏日,伙伴们扛着竹竿钓蟹,以青蛙作饵,屏息守候岸边,待螃蟹举钳咬住饵料,便能轻松将其钓起。看着清澈的溪水,我当即决定陪着女儿一同钓蟹。

螃蟹是杂食动物,对肉类的气味很敏感,爱人熟练地从青苔石缝中摸来小鱼充当诱饵。我们就地取材,削直枝条作竿,扯来柔韧藤蔓当绳,绑好鱼饵,简易钓蟹竿便制作完成。

本以为孩童耐性不足,没想到很快就传来女儿惊喜的呼喊。一只螃蟹死死夹住饵料,与小姑娘静静僵持。我轻声教她把控力

度,缓缓拖拽,女儿依言慢慢发力,稳稳将螃蟹拉出石缝,顺势一提,鲜活的螃蟹便脱离水面。看着在空中晃悠的螃蟹仍在啃咬鱼肉,一家人忍不住开怀欢笑。

掌握技巧后,女儿蹲在岸边认真垂钓。小小的身影凝神专注,一次次将饵料探向石缝,陆续钓起大小不一的螃蟹,桶里蟹足交错攀爬,趣味盎然。

日头西沉,山谷间的绿色暗淡了下来,我们将收获的螃蟹尽数放回溪水,小家伙们迅速钻进石缝,消失无踪。

尽兴游玩过后,女儿恋恋不舍,嚷嚷着次日还要再来寻蟹嬉戏。看着孩子纯真灿烂的笑脸,山野溪畔的垂钓时光,成了夏日里最清甜美好的回忆。

抒怀

细切黄瓜凉欲噍

王军

初夏时节,总念起儿时屋后的乡间菜园。这片小菜园,是父亲一锄一锄开垦而成的。篱笆旁的豆角、丝瓜藤攀着竹竿缠绕生长,黄瓜架更是生机盎然。层层绿叶如撑开的小伞,嫩瓜垂挂藤蔓间,顶着黄花,身披细刺,满是鲜活气息。

物资紧缺的年代,自家种的黄瓜,便是餐桌上难得的美味。母亲双手灵巧,总能将青翠瓜果做成各式家常佳肴。

凉拌黄瓜是夏日标配。母亲刀工极好,黄瓜被切成匀细瓜丝,配上蒜泥,加盐、香醋与香油,偶尔再添几片紫苏提味。清鲜凉气扑面而来,清爽开胃。清代陈维崧曾写诗句“细切黄瓜凉欲噍,厨香正熟长腰米”,道尽这份朴素动人的家常滋味。

黄瓜炒鸡蛋同样惹人喜爱。脆嫩瓜片搭配金黄鸡蛋,只以食盐调味,便激发出食材本真鲜香,黄绿相间,口感软嫩清淡,藏着居家暖意。

暑日里,母亲还会做黄瓜丸子汤。鲜丸入汤煮熟,再下入瓜片同煮,汤色清亮,丸子软嫩,黄瓜清甜,一碗热汤便可消解满身燥热。收成富余时,黄瓜会被腌制封存,酸甜脆爽,佐粥食用格外舒心。当然,最随性的吃法便是生吃。刚摘下的黄瓜简单擦拭,一口咬下,脆响清甜,是夏日最纯粹的自然馈赠。

如今久居城市,菜市场的黄瓜四季常见,品相规整,却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。

“细切黄瓜凉欲噍”,一句诗藏着烟火日常,也镌刻流逝光阴。那根带着泥土与晨露的黄瓜,定格成回不去的故乡旧影,而我的舌尖,至今仍在寻找那一声清脆的回响。

生活

少时不识紫云英

衡阳市作协会员 曾艳兰

逛超市时偶遇久违的草籽,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,尘封的童年往事瞬间涌上心头。

家旁有大片田地,每逢春日,便长满一种草本植物。羽状卵形叶片,簇拥着紫红色小花,清香淡淡,村里人都唤它草籽。年少时我一直以为它是野草,等到草籽长出嫩嫩的绿叶,便在割猪草时顺手采摘,带回家喂猪。

待到草籽长至筷子高时,遍野繁花次第绽放,连片紫红宛如华美绸缎。放学后,我总邀约伙伴奔向花海嬉戏。茂密柔软的草丛间,我们肆意追逐打闹,玩累了就地打滚,或是躺着静观流云,摘花簪在鬓边嬉闹。即便被肆意踩踏弯折,一夜过后,倒伏的植株又尽数挺直腰杆,悄然恢复生机。

某日放学,昔日繁花绿野全然不见,心底满是失落。询问母亲才知晓,农户已然犁地,整片草籽都被翻埋入土。我满心疑惑,为何不直接拔除?难道不会像杂草一样影响庄稼吗?母亲解释,草籽埋进泥土发酵,便是田地最好的天然肥料,能为后续庄稼生长积蓄养分。

彼时只知肆意玩乐,从未读懂这田间草木的价值。不曾想多年过后,儿时随处可见的草籽,如今跻身超市货架,成了抢手的时令野菜,还端上城市高档酒店餐桌,身价不俗。

直到今日,我才知晓它有着雅致的学名——紫云英。恍然间想起诗句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,年少懵懂,只将这般清丽花草视作田间凡物,浑然不知其美名。

草木岁岁枯荣,时光悄然更迭。平凡的紫云英走出乡野,在都市收获偏爱。恰似年少的我们,一路历经成长磨砺,终会被岁月温柔珍藏。

露凝荷盖



印象

张永生/摄

忆情

家门口的橘子树

郴州市苏仙区文塔未来学校 陈皖民

第一次见外公家的橘子树,是七岁那年的夏天。外公牵着我的手,指着满树青果轻声说,秋风一吹,果子就会变成金黄小灯笼,将院落映照得暖意融融。这番温柔话语,让这座飘着橘香的小院,从此常驻心底。

循着记忆里的田埂前行,坡上的老橘树清晰映入眼帘。晨雾轻笼,满树金果缀满枝头,老树静静伫立窗前,如同慈祥老者,默默守护着老屋的晨昏。

深秋时节,橘树硕果累累,金黄果实挂满枝头,秋风拂过轻轻摇曳,满目景致动人又心安。我曾站在树下仔细端详,其实树上的橘子也有丰富的变化:青涩果实稚嫩紧绷,半黄果

子温婉含蓄,熟透的橘子通体金黄,温润亮眼。还有向阳泛黄、背侧留青的果子,深浅色彩相融,一树景致娓娓诉说着流年岁月。

隔篱远望,橘树宛如一幅雅致水墨画。墨绿枝叶层层晕染,金黄果实点缀其间,朦胧温婉,韵味悠长。老树依偎斑驳砖墙,果实饱满明亮,印证着春华秋实的真谛。它没有桃李的艳丽夺目,却自带质朴暖意,团团果香温柔抚慰人心。

记忆里总有这样的午后:外公坐在竹椅上剥橘,光影落在衣衫上斑驳错落。我蹲在树下捡拾落果,指尖萦绕淡淡橘香。外公细心剔除橘络,将橘瓣递到我口中,酸甜汁水满口



生津。我的嘴角沾到汁水,他使用粗糙的手轻轻擦拭,橘子树下,藏着童年最清甜的秋味。

外公常说,橘熟三家香,树老半院荫。寻常农家皆有橘树,可外公院里的橘香,伴着青瓦篱笆,融进一家人的日常悲欢,格外珍贵。

岁月流转,我始终牵挂这棵老树。今年思念愈发浓重,也读懂了旧文里藏于草木的绵长深情。去年母亲也在家门口种下一棵橘子树,如今树苗已然亭亭生长,一树橘影,盛满牵挂与温情。